



雙城記 何冀平

再憶新加坡

因為天氣熱，白天，大街上看不到太多車和人，十分清靜，這使我們很擔心，害怕戲票賣得不好。回想20年前北京人藝來新加坡的演出，榴槤劇場還沒建好，劇場很簡單好像大會場，只坐了四分之三不到觀眾，連時任的總統都來看戲，也沒有拉動票房。

一幕的布景已經搭好，榴槤劇場雖然高檔，但以演西洋音樂會為主，沒有轉台，這可把我們難住了。《天下第一樓》的劇情是第二幕蓋起大會場，要大換景，如果有轉台，會在後面預先搭好景，這裏只能等第一幕結束，大幕關起後，靠人力搶景。只得所有人，我除外，包括演員，都要動手搬景，還要練習幾遍，以保無誤。顧威導演曾對我說：「你應該在後台看一場，如同打仗，還不能出聲。」我這個編劇只是動下筆，多少人在付出，每次演出都如同一場大戰。

一分半鐘後大幕再次拉開，嶄新的大樓赫然豎起，全場「嘩」的一聲，為之驚喜讚嘆。隨著劇情進展，我的擔心完全解除，掌聲、笑聲連續不斷，幾乎每一句台詞都有效果，有些在北京演出沒有的效果，這裏都有；而原來每場必有的效果，在這裏成為爆笑。像「年頭愈亂，人愈好吃」這種台詞，我以為在這種安逸舒

適的國家不會有共鳴，誰知竟是全場掌聲。為了答謝贊助商，每場我和導演都要上台謝幕，台下每一個觀眾起身並且報以熱烈掌聲，我親身感受到新加坡觀眾對演出的喜愛。

最後一場結束了，和朋友有邀，我和顧威導演到前面大堂上車。這時觀眾已經走得差不多，我倆還是被認了出來，一對說國語的夫妻走上來，連聲說：「太好了！我們從天津移民到新加坡，想不到能在這裏看上這樣的好戲！」幾個看來像是學生的年輕觀眾，斯文地笑着看我們，不好意思向前，願望已經掛在臉上，導演招呼他們，孩子們馬上擁上來，我們一起照了相。如果不是朋友催，不知還要照多少相。

新加坡的夜生活很活躍，朋友請去的，坐落在海邊的海鮮大排檔「珍寶海鮮樓」好熱鬧，香港人開的，裝潢、服務、菜牌和香港一模一樣。

《天下第一樓》的演員基本沒有明星，更沒有「小鮮肉、大美女」，在新加坡的演出也沒有做什麼宣傳，更沒有言過其實的口號式鼓動，只有一班敬業的好演員和一絲不苟的敬業工作人員，取得極好的反響，是因為觀眾有藝術素養。再有半个月，香港就要上演此劇粵語版，戲票已經售罄，香港話劇團日夜緊張排練，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此山中 鄧達智

白松露時節說起

2019年底，早已訂好次年、2020年10月初前往克羅地亞及意大利松露之旅，一應機票、住宿及餐廳，安排妥當。

無奈疫情將2020年4個行程的所有安排全部推毀，誰都沒想過世人將會經歷快滿3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2019年11月曾經回過多倫多探望家人。家族移居加拿大早於50年前，比中英談判香港回歸早十十多年，當年舉動純粹方便我們這一輩求學，誰知造就了下一代、二代出生、歸化成為加拿大籍。過去就不是每年，起碼兩年一次必選秋天回去探親，行程大都包括住有不少朋友、同學的紐約。2019年那次，還跟好友回去了他邁亞密老家及他父母老家古巴夏灣拿（父母雙方家族為來自俄羅斯及波蘭的猶太人）。

美洲回來後，聖誕節到倫敦跟三姐夫一家共度，之後新年前在巴黎及名聞於世 Mount Saint Michel，新年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以美食馳名 St Sebastian 及抱擁古根漢博物館飲譽全球之名城 Bilbao。

2020年農曆年遊過尼泊爾，隨後幾個公眾假期也已安排了京都賞櫻花、柬埔寨吳哥窟、緬甸三千佛塔之城

Bagan 等等及10月歐洲嘗松露之旅……疫情爆發，全球措手不及，無一倖免；所有行程歸零，對旅遊從業員及航空公司而言，絕對浩劫！

2022年11月的今天，雖然不少國家宣布疫情已過，事實每天確診個案與新冠相關病症離世的人數依然驚人，我們周邊國家及地區已宣布躺平的日本、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確診個案比香港多得多；態度如何各有利弊，救得了人，快3年下來，經濟都陪葬了！例如以吃古蹟旅遊老本的京都與奈良，早已走投無路，幾乎宣布破產！

內地及香港自有考量，市民的我們也無謂過多懷疑與揣測。本港推行「0+3」以來，吸引遊客成效未顯，但吸引港人報復性出外旅遊的情況正在十級跳，千真萬確的事實；筆者在8月初曾經去過泰國，踏上12月，先去馬來西亞，聖誕節及新年去日本，農曆年再去泰國，3月返加拿大，4月印尼爪哇……10月初，期待已久的克羅地亞及意大利的白松露收集時節，3年前原班5人團隊，又再出發；一年後的機票、旅館、餐廳（尤其星級餐廳）全皆訂好，誇張與否，誰在乎呢？

經歷戰爭似的千日疫情，一條心，大家只想重拾心情，走出陰霾！



◆松露曾經在港所知者有限，近年發展急速，吃松露成了潮流，筆者疫情前，10月左右即飛克羅地亞及意大利大快朵頤。作者供圖

與影壇大哥的對談



發式生活 余宜發

上星期說到好朋友袁潔瑩生日當晚，我們一行十多人一起看電影及共進晚餐，而坐在席上跟影壇大哥黃百鳴傾談有關兒時看他電影的感受。他便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年有關電影公司「新藝城」拍攝影片的難忘事情。

他說：「其實當年拍攝這些開心少女組主演的電影，投資不多，但賺了豐厚的利潤。就好像《開心鬼放暑假》，拍攝成本只不過是200多萬元，結果票房收益一共有1,000多萬元，對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尾得到這個票房可以用『刀仔鋸大樹』來形容這麼成功。」所以他也很自豪地說：「以前拍攝電影真的賺了不少，便可以利用這些賺回來的金錢去拍攝更多電影給香港人看。」我自己非常同意他的說法，就是因為有金錢才可以把香港所拍攝出來的電影推向國際，令到更多人去欣賞我們這個地方的產出品。就好像到現在，無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也好，這些亞洲地區的藝人在節目中，不時也會繼續談論香港電影或是裏面角色的種種，幾十年後大家仍然回味無窮。

經過幾十年後，藝人在今天出現在自己身邊，有一些更加是自己要好的朋友，這種感覺實在太神奇。我沒有那種看見偶像便會不知所措的情況，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雖然知道他們過往的威風史，但我還是覺得，他們的成功當然是付出過努力，但每個人也是每天同樣地努力生活，所以只要借鏡別人的成功來投入到自己未來日子的字典裏面便可以。

但我很開心認識到袁潔瑩這個朋友。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我們在數年前曾經見過一面，而在去年一個活動上面我們再次碰頭，在後台傾談起來，發覺彼此的想法很相似，好像一個失散多年的舊朋友再次重聚一樣。結果在短短的日子裏面，我們便變成好朋友，而且就算我們沒有很多機會出來見面，但總會通電話談談近況，一下子可能便會談上數小時的電話。所以無論是她還是自己的事情，都不會隱藏地坦白說出來，彼此提出意見解決問題，這種默契實在難得，有好多事情出現也不用多說，大家便會明白。而且彼此也會關心對方的生活，久不久便會問候一下，能夠有這種朋友實在太感恩。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來自孔子故鄉的人

以前我對山東人的印象是小時候知道景陽岡的武松三碗不過崗，香港一輩很多警察是山東人高大威猛，女孩子高而漂亮。20多年前去山東濟南醫學院訪問略略到山東人熱情好客，參觀五岳之首泰山和孔廟，物極地靈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近有幸和一班來自濟寧的朋友聚會，令我驚喜濟寧是一個出人傑的地方。到底是孔孟之鄉，也許是受到中國歷朝歷代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歷史某朝某代的那些人物，歷史典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總是引經據典，對不同的地域的風土人情以及地理瞭如指掌，一副胸懷天下的感覺，他們都是商業奇才，如果我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如他們那樣雄韜偉略就好啦！

原來濟寧的禮儀也是非常講究的，平時我和朋友或長輩吃飯只是知道哪裏是上座，哪裏是下座。總是在下座坐，照相總是將中間位置讓給別人，自己站旁邊。但這遠遠不夠。他們向我講解酒席上的座次，每個座位的職能，敬酒的先後次序，誰先敬酒？誰後敬酒？什麼是酒過三巡，每樣都有規矩。逢年過節不同的禮儀，怎

樣向長輩拜年，怎樣恭賀人家壽辰、婚禮、添丁、畢業、升職……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禮儀，對長輩該如何行禮、請安。我相信用學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我對中國的傳統文學更是知之甚少。希望我有時間的話盡快讀讀論語，四書五經，黃帝內經。說來慚愧，論語和黃帝內經我讀了很多次從來沒有由頭讀到落尾完完全全讀一遍，相信我要惡補了。

我突發奇想：香港有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很多熱愛中國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朝一日在香港演繹一次中國傳統的禮儀該有多好啊，讓大家都知道古人在各種場合是怎樣的，是否依照古人去做是隨隨便便，但最低限度能夠知曉。

香港有些地方教孩子們三字經、弟子規，其實也是教人尊師重道、治學的態度、孝義等中國傳統道德思想。這對年輕一代很有裨益，現代人可以有所改善，但最重要的規矩、做人的原則要知道，期待幾千年的中國文化能夠代代相傳下去。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百家廊 查晶芳

悠悠桃潭水

群山環抱間，一灣碧水靜臥。兩岸人家，白牆黛瓦，悄悄無聲。河灘上，一個十來歲的女孩曲腿半蹲，偏頭，眯眼，右手忽地揮出，嗖一下將手中薄薄的扁石子擲出，只見那石子貼水急奔，伴着「撲撲」的輕響，在水面不斷地彈跳着。它向前，又躍起；再向前，再落下，再躍起……十數起落，宛如白蝶朵朵。瞬息之間，一條銀白的水線從岸邊嘔地一下拉到了河心。起落點化作圈圈波紋，微漾，漸失。一旁的小女孩笑着，跳着，拍手，尖叫。

很多年前，我和表姐在桃花潭邊嬉戲時，這裏也僅僅是一灣碧水而已，依水而居的村落，只叫陳村，溫厚，親切。而我還只是一個沒讀過「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小女孩。現在，它叫桃花潭，漾漾碧波，說着遙遠的故事。

我家離桃花潭有段路，但表姐家就在潭邊。下午放學早，我經常跟她回家。我們都愛去河邊玩。出門，右拐，拾階而下，便是河灘。河灘上並沒有「十里桃花」，然將暮未暮的桃花潭最是溫柔美麗，河水清清，餘暉成綺，波光瀲灩。總有幾隻大白鴨晃悠悠地晃在水上，那些青潤古拙的大石塊邊，也總有浣衣婦人的高聲談笑隨着棒槌起起落落。岸邊綠樹掩映中，白牆隱現，炊煙嫋嫋。偶爾，一兩聲雞鳴狗吠遠遠傳來。

我們赤腳走在河灘上，一浪一浪的漣漪輕舔着腳尖，清涼舒爽。「打水漂」、摸魚、「搬蟹子」是我們的重點活動。經過表姐無數次的示範和手把手的指導，我總算能在水上打出兩三朵花了。摸魚，我們一般用臉盆。盆中放餌，靜置水底，我倆在一旁敲聲屏氣。見有魚來，表姐悄悄伸手，深吸一口氣，猛地將盆端起。卻見銀光起落，游魚奔

竄。我們常常一條魚也逮不到，還弄得一臉一身水。魚跑了，我們自己卻成了兩尾小魚，在河裏歡快地游弋。相對而言，「搬蟹子」容易得多。蟹子常常躲在長滿青苔的石頭下。我和表姐合力搬開那些大石塊，如果下面有蟹，一般牠是跑不掉的。還沒等牠邁開短腿，4隻手就上去捏住牠啦。有幾次我抓錯了地方，被蟹鉗夾得直叫喚，那叫聲裏卻飽含着興奮與新奇。玩累了，我們坐在大石塊上，伸足入水，看着小腿一瞬間就變得白胖胖的。河對岸便是「萬家酒店」的所在地萬村，不時有婦人拎着籃子從河邊起身，上了石階，走着走着，就走進了那幅有着深深古巷的黑白畫裏。不遠處，高高的蘆葦在風中搖曳，它們不停地起伏、顫動，像極了少年蓬勃的呼吸；長頸細腿的白鷺正悠悠飛起，在藍天碧水間舒展成一片柔軟而優美的大白葉子……

節假日的河灘上五顏六色，像萬國旗的會場。母親和姨媽也是「洗被大軍」的成員。她倆先把被單用肥皂搓好，隨後放到大石塊上用棒槌嗒嗒嗒敲打好一會，再拿4塊稍大的石頭把被單四角都壓在水裏，叫我和表姐到上面去踩。泡在水裏的被子中間鼓鼓的，像個軟軟的水床，一腳踩下去，撲嗤！被子立馬凹進去一大塊，水花伴着笑聲四處飛濺。被單清了水，我和表姐一人抓一頭，把它整理成長長的一條，一人往左擰一人往右擰，給被單進行手工脫水。起初，被單上像掛了個小瀑布似的，不斷有細長的水流湧出來，漸漸地被單成了條粗麻花，我倆已擠不出水來了。母親和姨媽二次加工。那「麻花」在她倆手中愈來愈細，最後一滴水也不到了。我們4人一人牽一角，嘩——，用力抖開，把被單攤在河灘上，在四角各壓塊大石子，讓被單盡情地享受日光浴，灰白的河

灘上就像鋪了層五彩的花氈。即便隔了幾十年的光陰回望，那色彩依舊鮮明。

小鎮一年一度的端午龍舟賽，桃花潭是毫無疑問的主場地。兒時的記憶中，那也是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端午前夜，我總要睡在姨媽家，次日一大清早，我和表姐胡亂吞幾口飯，便跑到了河灘上佔位。其時尚早，晨霧常常還未散盡，嫋嫋浮於水面，繞在山麓，青山綠樹、白牆黛瓦全都隱隱綽綽，赫然一幅天然水墨。漸漸地，畫中人愈來愈多，畫面色澤愈來愈亮，直至人聲鼎沸，鑼鼓喧天。

比賽開始了。但見碧波之上，龍舟競發，白浪滾滾。「划龍船，划龍船，哈哈，孩蛋笑噴噴哈哈！」雄壯激越的龍舟號子響徹雲天。水面上，青龍、黃龍、白龍，條條鮮明亮麗。兩岸觀眾湧如潮水，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個個振臂高呼，都在為自己擁護的龍舟隊吶喊鼓勁。有時，我們被擠到了人群後，索性站到河灘後面高高的土坡上。土坡旁邊一叢叢的蜀葵，正花開燦爛，朵朵繽紛……

如今，我早已遷居小城，那潭碧水卻未遠離我的視線。因為千年前的那場踏歌贈別，家鄉這一汪清流早已成了世人無限神往、夢裏憧憬的詩意桃源。朋友圈裏，抖音上，桃花潭的情影常常出現，她的身畔徜徉着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端午，河邊更是人頭攢動。艋艋碧波上，龍舟號子鏗鏘有力，一如從前。

細細聽來，那雄渾的龍舟號子何嘗不是另一種踏歌？它親切而甜蜜，在我記憶深處縈繞不散。那歌聲裏，飄盪着我童年時代鮮活生動的歡快旋律，也唱響了家鄉綿綿不絕的前行之聲。而那清淺凌的桃花潭水，早已融入了我的血管裏，與我緊密相融。



林作

贏家與否

有些人臉上寫着失敗者的味道。我的工作令我需要經常觀察人的眉頭眼尾。而我經常用一種尺度觀察一些人（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也不是我喜歡或否定一個人的準則）——這個人是否贏家。

對，贏家與否，是可以一下子就感覺出來的。我並不是說這個人是否已經成功。我只是說這個人是否具備成功的關鍵。

眼神當然需要是堅定的，對自己一定要有種肯定，神態總是比較輕鬆的，方向感是能感受到的等。但要判斷一個人是否贏家，並不是在他贏的時候。誰都會因為勝利而有成就感、成功感。

看一個人是否是贏家，在他低潮的時候才能看到。在他沒有成績、際遇不好的時候才能看到。因為，贏家其實跟外在成功根本

無關。

真正的贏家，即使在低潮時依然是精神狀態爆棚，自信滿滿的。因為他的能量從來都是自發的，不被外在因素影響。

贏家的態度、心態，只是選擇。

偶像邱吉爾有兩句名言，一直在我心裏。

第一句：「If you think you are in hell, keep walking.」如果你覺得你在地獄裏，那麼請繼續前行。低潮？那就更要走出去。能量不降反升。

第二句：「Success consists of going from failure to failure without loss of enthusiasm.」成功建構於不斷的失敗，卻沒有失去熱誠。

在我看來，失敗是一時的，失敗者卻是一生的。

但願大家看得透這個簡單道理。人生道理其實大家都明白，但日常生活中經常忘記。



演藝蝶影 小蝶

疫症面面觀

現時每天仍有四五千人受到新冠肺炎感染。雖說數字平穩，沒有上升趨勢，卻也不見往下走。這種病毒似乎想與我們打拉鋸戰，不願離開或緩和，情況仍是令人憂慮。

一班朋友坐在一起，很自然地便會談到與新冠肺炎有關的種種。有人建議大家將從親友處聽到的關於新冠肺炎身心各方面的不同反應說出來比較一下。

大家首先談注射疫苗。當注射三針仍未是政府所要求時，很多人都選擇不注射。理由很多：從來不喜歡或害怕打針；對新研發的疫苗沒有信心；自己是長期病患者，不適宜打針；注射與否應該由自己選擇，不願意被強迫；認為根本不需要；等社會七成成人感染後，自有群體免疫，自己便不用打針……

不過，亦有很多人急不及待地去打針，理由是：相信打針後一定可以令自己不會染上新冠肺炎；一向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非常樂意依着政府的指引防疫；外國疫苗供不應求，香港卻有疫苗擔售；即使害怕打針後會出現健康問題，也只是擔心數天而已，總比一直憂慮會因感染而患上重病好；打針後可以自外出入，不

用擔心會受感染而長期躲在家中……

至於選擇不同的疫苗也因人而異。有的選擇科興，因為它的技術最成熟，也最安全，而且反應最少最輕。選擇其他疫苗的原因包括相信那些疫苗的預防性較強；為較多國家承認，希望打針後可以到外地旅行；因不同的原因不信任科興……單是注射疫苗市民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反應。

大家轉談如何受到感染。很多人都說完全不知道自己從何時何地受到感染，也有人說一直不知道如何被傳染，因為患病前二三天曾接觸的人都沒有健康問題。

大家又談受感染後的反應。有的人說非常輕鬆，好像打了一兩個噴嚏便沒事；有的說只是第一天有點不適，之後數天比患傷風感冒更舒服；有的說首日頭部或全身的骨痛得如撕裂般；有的說低燒多天；有的說平時不易排便，隔離時竟然每天多次如廁；有的說與傷風感冒的症狀甚為相似，如喉嚨痛、咳嗽、流鼻水……可是，有的卻很嚴重，甚至死亡。這些新聞都有報道，不在此覆述了。我有兩位長輩是因為患上新冠肺炎而被送入醫院，卻都不能再出來了，真是令人傷感。

那麼，知道自己患病後又如何反應呢？選擇不申報的那批，有的說擔心在政府留下患病紀錄，日後會受到影響，所以沒有申報；有的說是小事，自己會自然痊癒，不用小事化大；有的說她所有受感染的親友無一呈報，認為政府無從掌握準確患病數字。

至於選擇申報的，有的說是盡公民責任；有的說在大企業工作，不能不申報；有的說他是獨居者，恐怕患病後若身體出現嚴重問題便無人理會，所以立即告訴政府，希望獲得照顧；有的說家中有外傭感染便立即申報，因為不想她們留在家中傳染家人，請政府立即帶她們到隔離營；有的希望藉此放七八天有薪假期，自然告訴公司自己患病。

大夥兒又談到病後的後遺症，那就更五花八門，人人不同了。有的說一直咳嗽多月仍未止咳；有的聲音變得沙啞；有的說皮膚出了問題，常常會在身體不同的部位突然出現一串串紅腫；而且非常痕癢；有的說變得怕冷；有的說記憶力明顯下降；有的說之後體重減了很多磅……

看來這種傳染病並沒有特定的模式，真是難以掌握啊！